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卷十八

人物一

舊載陳球陳登按球登史稱爲下邳淮浦人今安東地也咸豐志已辨而削之矣

漢

以下咸豐志參據正史援引他書多所駁正最爲精核今仍其舊

淮陰侯韓信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母死無以葬迺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迺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十八

一

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屬項羽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貌釋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以爲治粟都尉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丞相

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也臣追亡者王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終亡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畱王曰以爲大將於是欲召信拜爲大將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

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非項王耶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暗噉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印剗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

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數歲矣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而飭之惟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

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

按此史記繫月班書不繫月以前無年故也今從之

漢二年出

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

班作發兵發之與收一字殊異遠矣漢王新得信東擊楚安得不從若信

身行間祇是行收殘卒安所得發兵乎從馬爲優

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

索之間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齊趙魏皆反漢與楚和漢使酈生說魏王豹不下乃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瓠渡軍襲安邑豹驚引兵迎
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
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

陽漢王與兵三萬人

按請兵與兵事史記本傳不載從
班書以見信之謀畧素定與漢王

之善任
將也

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闕與信之

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
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聞漢且襲之也聚
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漢
兵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
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

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
萬從閒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勿與戰不至十
日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
不聽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引兵遂下
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
一赤幟從閒道葦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
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
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
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
至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

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有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

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甯尙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信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

海內威震諸侯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將軍舉勸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信曰善於是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

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四年

史記繫月而無年今從班書漢

王出成臯東

班書省東字按成臯渡河不當云東或足上爲句

渡河獨與滕公

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甯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母行也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田廣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

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散敗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涉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

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曰漢王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

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

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信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

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旤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

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澤之事二

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麤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

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

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
豪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知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
事之既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
踟躕不如驚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
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
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
平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
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漢王之困固陵用張
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
王軍漢五年正月班不繫年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十八

十一

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
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袴下者
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甯不
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

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高祖

班書稱漢
馬稱漢王

此時天下已定前已書高祖
奪信軍當正名帝何乃王也

怨昧聞其在楚召楚捕昧

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
信反高帝以陳平計發使告諸侯會陳將游雲夢實欲
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

史記此下有反字
班書刪之不欲被

以惡
名

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

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公何如曰臣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漢十一年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十八

十二

信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吕后吕后與蕭相國謀給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之計史記不用

上有悔字班書削之原其初心無所悔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

信三族馬班二史皆有陳豨辭信擊手仰天事此自舍人弟上變狀中語耳當時成獄二子漢臣不得

而削也班史步於庭下增多數而二字固生二百年後又何從知之明爲想像增飾矣一陳豨也傳以爲鉅鹿守表以爲趙相班以爲代相一豨之反也本傳以爲十一年豨傳以爲十年班以爲十年此之不定而避人耳語歷歷如繪不足信決矣削之

枚乘字叔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

百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
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
縣無極之高下乘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
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
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閒不容髮能聽
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綦卵難於上天
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
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而

欲乘綦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
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
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
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
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
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
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
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
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
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

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
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
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礮底厲不見其損有時
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
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
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
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卽位御史大夫鼂錯爲漢定制度
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爲名
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
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
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
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
之眾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
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
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
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
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
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
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

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

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旣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宏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迺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爲小妻乘之

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怒分臯數千錢畱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爲郎三年爲王使與冗從爭見讒惡遇罪家室沒入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目陳枚乘之子武帝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媠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謀祝受詔所爲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終臯爲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

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蹇鞠刻鏤帝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媠東方朔又自詆媠其文骯骯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閒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尙數十篇

吳

步騭字子山秦漢之際有爲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

按此

是漢有兩淮陰侯也

騭其後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

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隲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在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去隲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今舍去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隲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隲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隲旌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隲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怨隲曰何能忍此隲曰貧賤以貧賤遇之宜也何恥爲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隲爲主記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權爲

徐州牧以隲爲治中從事舉茂才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隲誘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隲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隲隲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逆命隲上益陽備旣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隲周旋征討皆平

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
徙屯滬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
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
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隲於是條上十一人甄別行狀
因上疏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
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
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旣治又
致匡合近漢高祖擊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
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
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

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尙有僭逆之醜誠擊英雄拔
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
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隲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
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
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躅地誰不戰慄昔之獄
官惟賢是任故臬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
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
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
甚可仇疾明德愼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
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

隲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母天地故宮室百官
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
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
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
年五月十四日赤鳥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
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
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
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
夜兢兢寢食不甯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
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

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
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
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辦何聽
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
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
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
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
誅呂壹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
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
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

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
威信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隲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
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
鳳皇元年召爲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
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
爲任晉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
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
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
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
赴救闡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十八

二十

氏泯滅惟璿紹祀

此傳兼采裴注

隋

張齋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

案今縣在隋未
有清河之稱其

爲北清河無疑也清河本張氏郡望故齋自稱之舊志亦知此誤乃改爲淮之清口人以清河舊爲泗州之清河口地而牽就之不思清口淮陰對岸十里上云清口人下云家淮陰未免瑣晰矣山陽志遺以爲淮陰流寓要之承南北剖判之後歸於土斷今入人物云好讀兵書尤便刀楯周世鄉人

郭子翼密引陳寇齋父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齋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恆爲閒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

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 薛子建於和州徵八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齋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綠沈甲獸文具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惠吳世華於會稽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綵三百匹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齋眾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卒有子

孝廉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十八

二十一

五代

劉金洪澤人也唐光啟中江淮兵亂從鄉酋李章保曲谿章死金代有其眾楊行密營廣陵金盡以其眾附破秦彥金有力焉文德初從攻趙鎰於陵陽明年金度鎰必遁思以計禽之因僞與鎰通好約爲外應鎰大以金帛爲遺復夜迎金入卧內許妻以女金歸營慮鎰兵盛出不能制乃遣人臨城大譟云劉郎不能與爾爲女婿也鎰聞之沮喪果宵遁大順中孫儒寇宛陵行密遣金拒之屢破儒軍以功授滁州刺史行密破鍾離移濠州刺史未幾遷團練使天祐二年卒子仁規嗣仁規娶行

密女渥襲位遷過 兩城使貞乾初授清淮軍節度使

子崇俊字德修 十國春秋作楚州山陽人說見後 劉氏世典濠州崇俊

繼之人懷其惠 十國春秋有盡反仁規之政語亦不言仁規在州事今削之 居數年

頗放恣往往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唐主升濠

州為定遠軍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太甯公主會

壽州姚景死崇俊厚贈權貴求兼領壽州唐主陽若不

解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

崇俊自悔失計稍自斂抑未幾卒年四十贈太尉諡曰

威

劉仁瞻字守惠金季子也 按諸史多稱仁瞻為彭城人或曰楚州山陽人惟陸游南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十八

二十一

唐書稱淮陰洪澤人考彭城本劉氏郡望凡劉氏皆得稱之至淮陰山陽兩地接壤分合不一史各就所見書之耳又陳靈唐餘紀聞亦稱仁瞻為淮陰洪澤人靈嘗謫判六安與仁瞻所守之壽州鄰近去洪澤不遠訪求必真也

仁瞻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略通兵家言事烈

祖為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元宗時

拜武昌軍節度使平楚之役仁瞻以舟師克巴陵撫納

降附甚得人心周人有南侵之謀徙仁瞻清淮軍節度

使鎮壽州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名曰把淺監

軍吳廷紹以為境上幸無事糜餉無益悉罷之仁瞻力

爭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猝至州人大恐仁瞻部分守禦

有若平常周將李穀自壽春退守正陽浮橋神武統軍

劉彥貞以爲敵怯麾兵亟進仁贍止之不聽彥貞遂敗而仁贍按兵城守獨全周世宗旣至壽州則圍之數重徵丁夫數十萬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並進填塹陷壁晝夜不少息鼓角震牆屋當是時唐援兵屢敗仁贍意氣彌壯周人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編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仍決其水砦入於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於四月不能下世宗大怒親坐胡牀至城下督攻愈急仁贍引弓射世宗矢至牀數尺輒墮世宗命移牀進前矢至數尺復剽去投弓而呼曰天果不欲佑唐耶世宗遣中使諭曰亟知卿忠義士

民何罪又親臨城招之仁贍不答而歲會大暑淫雨積旬淮淝暴漲周營寨水深數尺礮舟竹龍漂著南岸爲南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於濠梁以李重進爲廬壽都招討使唐亦遣元帥齊王景達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重進與其副張永德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仁贍由是憤惋成疾時保大十四年也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南兵大敗諸將許文稹邊鎬楊守忠相繼見禽自廣陵以北列城十數望風降潰唐君臣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地輸貢賦於周以求息兵仁贍不下世宗使唐所遣使者至

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夜謀與諸將出降

通鑑

夜渡淮北爲
小校所執

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

救之不得走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泣曰崇諫吾幼子吾豈有所不念哉顧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竟斬之士卒無不人人感泣三月甲辰周人耀兵於城北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歎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使入城養疾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前代無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是日遂卒年五十八薛氏亦不食五日而死仁贍卒時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十八

二十四

晝晦雨沙如霧州人巷哭偏裨以及士卒到以狗者且數十人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克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旌仁贍也唐主聞仁贍卒哭之慟亦贈太師中書令諡曰忠肅加封衛王夜夢仁贍拜階下而去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時仁贍子崇諫爲進奉使宋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爲都官郎中後百餘年政和時列仁贍於祀典世世廟食不絕

此傳兼采

南唐書五代史
通鑑十國春秋

宋

張耒字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幼穎異年十七作
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蘇
軾游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爲
太學錄范純仁以館閣薦試累遷著作郎史館檢討居
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
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
復州徽宗立起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
月出知潁汝二州崇甯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
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
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耒儀觀甚偉有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十八

二十五

雄才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庭堅龜補之
輩相繼歿惟耒獨存士人就學者眾分日載酒殺飲食
之家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
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脩撰三子
秬秸和皆成進士

按耒主管明道宮當在徙宣州之後史文小誤

繆朝宗初以環衛官知梅州有意氣從文天祥於平江
天祥歸福安朝宗自婺閒道以從精練幹實孜孜奉公
軍府器械悉出其手空坑之敗自經於山間
龔開字聖子少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景定中爲兩
淮制置司監當官宋亡隱居吳中多往來故京家益貧

故人賓客問候日至坐無几席惟以畫自給嘗令兒浚蒲伏榻上就背按紙作唐馬圖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之去藉是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開爲人疏髯秀眉儀觀甚偉嘗作文陸二丞相傳人以爲司馬遷班固復出陳壽以下莫及云

